

# 阿拉伯的“布瓦吉吉”们

## ——青年在阿拉伯剧变中的影响和启示

马丽雅

(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摘要]**自2011年初阿拉伯剧变发生以来,关于此次剧变原因和影响的讨论莫衷一是,但不可否认的是,占人口多数、受过较高教育的青年一代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该文聚焦于阿拉伯青年这一群体,分析其在此次剧变中的影响和作用。对高物价和高失业率等民生问题以及政治制度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满、对新媒体的娴熟运用使阿拉伯青年成为了抗议民众中的主力。与此同时,这一群体也成为了剧变发生后影响阿拉伯国家政治、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以及未来政局走向的重要因素。此次阿拉伯剧变中青年的角色行为对我国有一定的启示,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未雨绸缪。

**[关键词]**阿拉伯剧变;青年;影响

**[中图分类号]**D4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2)03-0054-07

2010年12月,当失业青年M.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因与执法部门争执自焚而亡时,鲜有人想到,那绝望的火焰会蔓延整个突尼斯,迅速波及北非和中东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也门、巴林、约旦、沙特和伊朗等国。鲜有人想到,这场发生在地中海“和平绿洲”的社会与政治海啸会在4天内使执政23年的突尼斯总统Z·A·B·阿里(Zine al-Abidine Ben Ali)弃国出逃,18天使执政30年的埃及总统M·H·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被迫辞职,也门总统A·A·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几近下台,利比亚空前内乱。

回顾此次阿拉伯剧变的前奏,被当局者忽视的经济、民生问题成了压垮阿拉伯现有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新媒体编织的通讯和社交网络、西方国家的干预和帮助下,阿拉伯的年轻人奋起反抗,对亲美政府无力改善生活现状备感失望的民众纷纷响应,选择了最为激进的方式试图改变自己 and 国家的未来。从作为导火索的布瓦吉吉到年轻人在阿拉伯变革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可以看到,虽然阿拉伯剧变是经济、社会、政治和外部作用等多方面原因所致,但青年因素在此次剧变中的影响依然不容小视。

### 一、高物价和高失业率使深受其扰的青年成为抗议大军主力

2010年12月17日,26岁的M.布瓦吉吉和往常一样赶着二轮马车在市场上卖水果,由于无证经营遭到罚款,与执法部门发生口角后,向政府陈情受阻,绝望自焚,在这场看似司空见惯的纠纷中,贫困和失业的突

**[收稿日期]**2012-02-10

**[作者简介]**马丽雅,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马克思主义比较。

尼斯青年布瓦吉吉是阿拉伯青年一代的缩影,他们或许正为低廉的工资和高昂的物价所扰,或许像布瓦吉吉一样找不到工作,或许也曾诉求无门,2011年1月4日,当弱勢的布瓦吉吉不治身亡时,突尼斯的青年们感同身受,群情激愤,随即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利比亚、也门等阿拉伯国家先后陷入动荡。

衣食住行和就业等民生问题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于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而言,更是如此。近年来,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不断增长,但经历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2010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贫困、通货膨胀和就业等问题。以突尼斯为例,这个以年经济增长率超过5%,位列非洲第一的阿拉伯国家受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经济遭受重创,<sup>[1]</sup>由此带来的是飞涨的物价和房价。突尼斯的示威者最初借布瓦吉吉事件表达的就是对物价上涨的不满,高呼“要面包”、“要黄油”等对柴米油盐的诉求。同样备受物价之困的还有埃及,据《埃及新闻报》(Daily News Egypt)报道,2010年埃及通货膨胀率达20%左右,<sup>[2]</sup>法国《法兰西晚报》(France-Soir)在埃及动乱后指出,8500万埃及人中有40%日收入低于2美元,18%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sup>[3]</sup>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埃及人每天的收入在上海还不够出租车的起步价。

高物价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高失业率,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就业问题,这对已经饱受民生问题困扰的阿拉伯国家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联合国最近发布的一份阿拉伯国家发展报告显示,失业、贫穷和经济衰退是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报告指出,2005年阿拉伯总体失业率达14.4%,远高于全球同期6.3%的平均水平。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突尼斯经济遭受重创,2010年失业率增至14%左右,另据埃及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底,埃及失业率也已高达9.4%。<sup>[4]</sup>这些高失业率数字的背后,是大量找不到工作、不能充分就业的青年人,目前许多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青年人口膨胀现象,以埃及为例,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报道,大约有65%的埃及人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15—29岁的青年约占总人口的30—35%,这一数据在欧美国家约为20%。在利比亚,其全国人口约为650万人,而15—35岁青年就占了总人口的79%。<sup>[5]</sup>

大量青年人口的存在本来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但许多阿拉伯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岗位来消化这些新的劳动力,用以刺激经济增长,反而使青年人口膨胀带来了高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率等问题,逐步成为一种负担和隐患。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报告显示,中东地区的青年失业率平均维持在20—25%之间,<sup>[6]</sup>有的年轻人要等二三年才找到第一份工作,女性青年的就业情况更糟,即便是找到了工作,也有至少半数有工作的年轻人在从事着与自己在大学或技校所学知识和技能不相匹配的工作。在突尼斯,每年约有8万名大学生毕业,却只有2万人能找到工作,<sup>[7]</sup>青年的失业率高达52%。<sup>[8]</sup>在埃及,以2008年为例,按照年龄层次划分,在19—29岁的青年中,20—24岁的青年失业率为51.1%,25—29岁的青年失业率为22%,15—19岁的这一数据为18.4%,但按受教育程度划分,埃及2008年高中毕业生失业率约为55%,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为31.7%。<sup>[9]</sup>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虽然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突尼斯的经济发展近几年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社会底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经历了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物价的失控已经引起恶性通胀,失业率又稳步攀升,民众的工资水平直线下滑,这一切逐步破坏了社会稳定。对于刚进入社会的青年而言,情况更糟,面对高昂的物价和惨淡的就业环境,政府对有学历没工作的年轻人的漠不关心,青年在屡屡受挫中难免产生悲观情绪。因此,当同龄人布瓦吉吉遭暴力执法自焚而亡时,这无疑引爆了失业者,特别是青年们深切的共鸣和压抑的怒火,革命几乎成了惟一出路,他们也因此成为本次示威抗议大军中的主力,并吸引了长期受物价猛涨和失业率激增双重压迫的民众的热烈参与。值得注意的是,高物价和高失业率并不仅仅是此次剧变的诱因,不管阿拉伯世界的此次变革走向如何,新政府上台后,青年的就业问题依然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 二、推特、脸谱等网络新媒体成为剧变中青年的新兴传播工具

民生、经济问题固然是阿拉伯剧变的重要导火索,但回顾整个动乱,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技术的革新,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本次剧变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推特(Twitter)、脸谱(Facebook)、YouTube等社交网络和网络媒体对鼓动民众上街示威与政府相抗争起到了关键作用。数据显示,突尼斯1100万人口中,有200

万是这些新媒体的用户,<sup>[10]</sup>预计到2015年,在3.51亿阿拉伯人中,超过1亿人将使用互联网。<sup>[11]</sup>这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口,他们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比父辈更娴熟于新科技的接受和使用,就像谷歌能解答许多困扰他们的问题一样,他们相信,网络的力量是无穷的。

因此,从技术层面定义,不少国外媒体将本次阿拉伯剧变称为“推特革命”(Twitter revolution),将抗议军中活跃的青年主力称为“脸谱青年”(Facebook youth)。在2011年5月举办的首届“E-G8”论坛上,法国总统N·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也肯定了互联网革命的作用,强调在此次剧变中,网络在协助网民发动反政府活动中起到的不容忽视的作用。<sup>[12]</sup>考察剧变伊始的情况以及随后事态的发展,青年利用网络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加速传播、突破政府信息控制、联络等方面。

首先,互联网使阿拉伯各地的抗议和冲突情况得到迅速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抗议活动的蔓延。相比传统的网络论坛等形式,2004年创立的脸谱和2006年创立的推特等社交网络和网络媒体的传播效率要高得多,能够在极端的时间内大面积、大范围地传播讯息,不仅信息量大,而且形式多样,用户不但可以随时掌握突发事件的最新进展、发表评论和转发,而且还可以迅速搜索相关报道和相关资料,形成对事件的基本认识。以此次剧变为例,日益发达的网络科技使穆斯林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前一刻才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突尼斯以及其他国家的动乱,通过推特等社交网络,可以第一时间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且图文并茂,极具感染力。

其次,以推特、脸谱为代表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相结合,在消息传播过程中使全民皆记者,减弱了政府原本对信息的控制能力。在动乱伊始,阿拉伯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可以对布瓦吉吉自焚事件进行选择性的报道,却阻挡不了相关消息在新媒体中的传播,而“维基揭秘”对Z·A·B·阿里家族腐败问题的披露更是传统媒体做不到的。在此次剧变中,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这种结合已经破坏了政府控制信息的能力,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众都能从网上看到突尼斯及其他国家暴乱的画面,消息的迅速传播也使政府越来越难以介入控制。

再次,新媒体的社会网络化,使原本在现实中需要通过长时间辩论、联系、沟通和磨合才能达成的共识通过社交网络就能完成,聚集“志同道合”人士,组织社会运动。新媒体在本次剧变中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倡议和联系功能,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的不少青年抗议者就是利用网络互通消息,鼓动和组织民众上街,发起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以突尼斯为例,在Z·A·B·阿里出走的前后两天,突尼斯民众在推特上的帖子数急增,这反映出民众通过新媒体对局势的关注。此外,多个国家的示威者还通过网络约定“愤怒日”(Day of Rage),为当局控制局势带来严峻考验。在埃及,脸谱曾以在2011年1月25日举行“愤怒日”的话题吸引了广泛关注,在该话题37.5万关注者中,并没有多少人曾预想到这一事件将带来的巨大冲击。互联网的这一作用在随后发生的“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活动中又一次得到了印证。该活动最早是由一个名为“Adbusters.org”网站在2011年7月发起和命名的,并于9月17日正式策划了“占领华尔街”活动。在最初的参加者中,大多数是些看上去不谙世事的艺术家、作家、嬉皮士和学生,随着活动的蔓延,不少包括工人和教师在内的工会也加入进来,使“占领华尔街”运动持续了几个月,甚至影响到了欧洲。

如前所述,无论是推特、脸谱还是其他新媒体,他们的用户主体都是这样的青年,他们生活在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无论有没有工作,电脑和手机都是基本的通讯和联络工具,他们习惯于通过网络获知新闻,了解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习惯于就生活困扰和对社会的不满在网络上发发牢骚,习惯于对推特上的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立场。他们看似是生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一个人,却随时可以成为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的志同道合者。因此,当突尼斯的布瓦吉吉在绝望中离世时,无数阿拉伯的布瓦吉吉们立刻团结在了一起,增强他们联系的纽带便是平时生活中已经习以为常的新兴媒体,他们知道怎样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利用社交网络聚集民众,使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们能够娴熟地转发抗议现场的照片和视频,使行动的消息进一步扩大,吸引更多人参与进来,在青年来看,这是他们表达不满和诉求最有效的方式。

### 三、本次剧变是阿拉伯青年对现有制度、现代化进程的不满和抗议

在1990—2010年间,虽然阿拉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突尼斯的人类发展指数增加了30%,埃及增加了28%,<sup>[13]</sup>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使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利益落入少数特权阶层手中,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日益难以满足民众需求,引发了阿拉伯青年对现有制度的抗议和批判,这些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阿拉伯国家长期在位的统治者的高压政治和权力集中引起青年的反感。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的民众缺乏言论自由,生活在高压政治的压迫之下,统治者贪污腐败,这对于受西方民主思想浸染的青年一代而言,是难以忍受和理解的。美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N·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阿拉伯剧变发生后就强调,突尼斯的民众抗议针对的是一个“缺乏言论和集会自由、人权问题严重的警察国家”,统治者家族贪腐,为人民憎恶。<sup>[14]</sup>通过分析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现状可以看到,最先引起民众抗议的突尼斯和埃及等国的政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合法性日渐衰落,统治者在位时间非常长——Z·A·B·阿里在位时间超过23年,M·H·穆巴拉克执政几乎长达30年,也门总统A·A·萨利赫已经掌权33年。这些政权不仅限制了在野党提高自身的号召力,还限制民众支持其他党派的机会,颠覆了政治的本来涵义,从而剥夺政治作为国家和公民之间以谈判来结束危机的媒介作用。<sup>[15]</sup>在这样的制度压迫下,青年们别无他法,只得选择抗议和革命。

其二,阿拉伯青年一代对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发展现状,特别是政治参与方式的不满,使之成为攻击阿拉伯当前政治秩序的主要力量。在观察1950—1960年代发展中国家陷入的政治高度不稳定时,美国政治学家S·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书中曾写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并没有导致向现代自由民主顺利转型,反而常常导致政变、革命和军事接管。这是因为当地受教育的、收入尚可的民众的希望和期待与现有政治体制之间存在鸿沟,该体制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机制。他指出,对现有政治秩序的攻击很少是最底层贫困民众发起的,而是那些对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感到沮丧的新兴中产阶级领导的。从这个角度看,革命一般具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政治体制没有能力为新的社会势力参与政治以及新精英进入权力层提供渠道,二是迄今被排除在政治外的社会势力渴望参与政治。

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对此次阿拉伯剧变做了解释,我们看到,领导突尼斯和埃及抗议活动的既非城市里朝不保夕的底层民众,也非激进的伊斯兰极端组织,而是经常通过推特、脸谱等新媒体进行交流,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青年一代。他们对Z·A·B·阿里和M·H·穆巴拉克等独裁政权的主要不满在于没有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没能提供与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工作岗位,虽然后来的抗议活动都有工会、伊斯兰极端组织、农民等对现有制度不满的其他群体加入,但领导力量和主体仍然是阿拉伯社会中更为现代的青年一代。

其三,本次剧变是阿拉伯青年对政府的亲美政策及美国中东战略不满的宣泄。在阿拉伯国家,除了伊朗等少数政权,如果摒弃美国和西方因素,很难理解当局是如何得到生存和发展的,它们根植于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体系之中,对西方所倡导的政治秩序和经济制度惟命是从,然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激化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矛盾,当西方主导的体系难以化解逐步升级的矛盾和冲突时,不可避免地将遭到质疑。20多年前,当苏东剧变推翻柏林墙,击垮苏联的统治时,处心积虑的西方国家可谓兴高采烈,但当变革之风席卷阿拉伯时,美国和欧洲却一度措手不及。《金融时报》专栏作家G·拉赫曼(Gideon Rachman)比喻道,对西方来说,“阿拉伯之春”恐怕是一件夹杂着好消息与坏消息的经典案例,“好消息是,这是阿拉伯世界的1989;坏消息是,我们是苏联。”<sup>[16]</sup>回顾埃及骚乱,奋起反抗的阿拉伯民众要推翻的并不仅仅是穆巴拉克,而是整个制度,在他们看来,穆巴拉克只是制度的象征罢了。骚乱不断升级后,穆巴拉克随即任命O·苏莱曼(Omar Suleiman)为副总统,但群众抗议的口号不到几小时便换成了“不要穆巴拉克,不要苏莱曼,他们两个都是美国人”,足见民众对亲美政府的不满。

这一方面是阿拉伯民众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绪所致。据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最新的埃及民调结果显示,79%的人对美国持负面看法。<sup>[17]</sup>自19世纪下半叶起,中东国家陆续遭到了西方的入侵、肢解、资源掠夺和文化摧残,使民众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深恶痛绝,无论是过去的伊朗,还是此次发生剧变的突尼斯、埃及、阿尔及利亚、约旦和也门,其政权都是由美国扶持的,长期奉行“亲美和以”政策,常常为谋一国之利乃至家族之私违背阿拉伯民众的意愿,民心渐失。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阿拉伯青年一代对此感触尤为强烈,对本国政府向美国霸权屈服亦是深恶痛绝。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美国在阿拉伯的政策以维稳为主,对于如何引导这些国家发展并无作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众对美国的不满。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出于对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恐惧,在阿拉伯国家扶植了较为温和、权力集中的政权,既利用这些国家打击恐

怖组织,又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能源利益。也就是说,美国在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并没有追求任何形式的发展目标,主要感兴趣的是稳定,对民众所希望的民主改革也没有什么突破性进展,这使普通民众,特别是对自己未来和国家未来尤为敏感的青年们深感失望。美国和阿拉伯当局政府希望的是天下太平,万事皆在掌握之中,青年们希望的是,国家能使自己看到希望,现状可以改变,生活得更好,而不是趋炎附势或不痛不痒的改革。

此外,阿拉伯青年在此次剧变中的态度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和美国的影响有关。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力推的“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使我们看到了它推行美式民主的意愿,而对阿拉伯国家独裁政权的扶植,又显示了它希望这些国家亲美的愿望,此次剧变使其陷入了两难,支持民主变革可能换来反美政权,继续扶植独裁政府又非民心所向,恨铁不成钢。但从美国对此次剧变的态度和西方观察家的反应可以看出,美国的干预意愿已经有所下降。2011年5月,奥巴马代表美国政府就此次阿拉伯剧变表态:“我们面临着历史机遇。我们有机会来表明,在突尼斯街头小贩的尊严与独裁者的野蛮权力之间,美国更看重前者。不容质疑的是,美国欢迎促进自主与增进机会的变革。不错,与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联袂而至的也有风险。但是,在数十年来一直接受这个地区的现状之后,我们现在有机会来争取让该地区变成它本应该有的样子。”<sup>[18]</sup>不少国外媒体指出,在突尼斯和埃及变革的关键时刻,外国政府对要求统治者下台的表态起了关键作用。

除了事后表态,美国政府的长期训练其实也孕育了此次剧变中青年一代的阿拉伯民主派。埃及骚乱中的反对派活动分子B·迪亚布(Belal Diab)在参加抗议前,正在参加美国组织的为期6个月的“青年领袖训练班”,据美联社消息,23岁的B·迪亚布在谈及此次训练时说:“它帮助我们组织革命。当时的人民是涣散的,但我们学过如何把他们团结起来,我们也就这么做了。走出帐篷时,我们宣布‘革命青年联盟’成立了。”<sup>[19]</sup>就是说,正是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阿拉伯青年一代开始学会如何在政治世界中取胜,长期支持穆巴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美国政府,也成了砍断他们政治生涯的刽子手。

#### 四、基于此次阿拉伯剧变中青年因素的分析 and 启示

随着突尼斯、埃及的动乱升级,北非中东地区的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20个相继陷入动荡,面对前途未卜的阿拉伯变革之路,此次阿拉伯政坛大地震不论是对阿拉伯国家本身还是世界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从青年因素这一视角出发解读此次剧变,我们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第一,人数不断增多和受教育层次不断提高的阿拉伯青年已经成为阿拉伯政治、社会和经济过程中不容小觑的力量。这一代人和他们的父辈无论是成长环境,还是对政治、生活的认识都有很大差异。他们成长在父辈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中,受西方民主和现代化思潮的影响,刚毕业的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理想却找不到工作和种种不满的现实所累。和父辈安于现状的想法不同,他们愿意寻求一切可以使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比如网络,比如上街抗议,当陈情受阻或对生活幻灭时,他们甚至会选择最为激进和惨烈的方式表达对政府的控诉,比如布瓦吉吉的自焚。在亨廷顿看来,引发革命的主要有三种人群,分别是贫民、工人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中产阶级为主要革命分子,但需要贫民与工人的辅助。在剧变中的阿拉伯国家,青年一代几乎涵盖了这三个群体,他们有的毕业就失业,没有生活来源,在高物价的社会中,生活潦倒;有的是普通工人,但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并不满意;有的是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但面对政府的腐败和制度的不满,虽然有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却诉求无门,这使得青年一代成为此次剧变中的主要力量。他们通过横扫阿拉伯世界的民众抗议向政府和全世界展示了自己对于言论自由、政治参与和民生的诉求,证明了在阿拉伯,改变是有可能的。当青年们号召民众走上街头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提出诉求时,是无数个“布瓦吉吉”对改变生活的呐喊,一些人开始追求西方价值,一些人则是要动摇西方价值对他们的影响,而此时,阿拉伯的变革之路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第二,青年一代的参与使此次阿拉伯剧变的政局走向难以盖棺定论。在阿拉伯剧变发生后,不少国外媒体都打出了“阿拉伯的1848”、“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以及“新中东的分娩阵痛”等标题,试图将此次变革的影响力和欧洲的1848年革命、苏东剧变画等号,相信由于阿拉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缘环境,势必将对全球的经济、政治产生影响。但也有不少西方观察者认为,阿拉伯这场变革的进程和最终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经历了年初的动荡和政变,这条变革之路究竟能走多远,是局部“整容”还是完全质变,一切都尚难定

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阿拉伯缺乏激进政党和成熟的社会运动,由青年主导的抗议运动很难成功推翻现有制度。从推特、脸谱等新媒体的积极互动到此起彼伏的政局动荡,从失业青年、激进左派到资本主义民主派,阿拉伯的变革声势在动荡伊始可谓浩浩荡荡,但仔细考察后,我们发现,这些国家既没有有组织的激进政党,也没有成熟的社会运动,在此次剧变中,连原本应该在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工人和农民也没有有效动员起来,这为变革的深入和阿拉伯现有制度的推翻打上了问号。美国社会史学家 I·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强调阿拉伯未来难以预测时就指出,阿拉伯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酷似 1917 年的俄国,但是,只有坚定和有组织的力量才能夺取政权,就像当年的布尔什维克一样。然而,在阿拉伯,并没有一个像布尔什维克党那样激进、世俗、有组织、为夺取政权做好准备的政党,虽然有一些愿意发挥更大作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但这些运动缺乏深厚基础,即便是最有组织力的伊斯兰运动,其基调也不一致。<sup>[20]</sup>不同力量的先后加入,使此次以青年为主体的抗议运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以政党政治为动员机制的大众运动,也不同于单纯的阶级运动,使抗议活动向一致的方向发展,达到预期效果。

第三,阿拉伯剧变后,新政权所需要解决的种种问题都离不开青年因素的考量。回顾剧变后的报道,不难发现,阿拉伯民众由于民生问题的诉求没有解决而走上了街头,但是,在动荡之后,对于许多阿拉伯人来说,状况跟革命前并没有什么不同,经济依旧不景气,生活水平也没有改善,即便是新的政府在短期内也难以使国内经济有大的起色。以拥有 8500 万人口的埃及为例,这个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文化最强大的国家的局势演变事关此次剧变的命运,动乱之后,它有三个问题亟待解决:政治治理、经济和教育,而这些都与青年因素息息相关。在这一过程中,离不开有效的政治改革方案的提出,埃及人民的团结以及推动社会转型的长效机制的建立。由此看来,若要将阿拉伯的变革推向青年及广大民众满意的结果,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第四,此次阿拉伯剧变中青年的角色对我国也有一定的启示。从各国对此次阿拉伯剧变的关注来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变局,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不论是实行什么制度的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因此,即使此次剧变从地缘上看和我国相距千里,其影响依然可能近在咫尺,在旁观阿拉伯变革进程的同时,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未雨绸缪。

具体来说,需要处理好以下几组关系。首先,是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和谐发展之间的关系。阿拉伯民众将积怨已久的社会矛盾——社会不公、收入差异、腐败、大学生失业或就业不足等以最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极端的方式无论对民众自身还是摇摇欲坠的国家政权而言,都造成了严重伤害。这为寻求社会基本稳定发展的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据此,应加大力度解决民生问题,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将威胁社会和谐发展的隐患减少到最低。其次,是支持全球化和防止外部因素乘虚而入之间的关系。在此次剧变伊始,长期蓄势待发的外部势力就是趁阿拉伯国内矛盾激化、难以解决时,在外部助力,加速了阿拉伯国家的变革。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依然存在,对于西方势力的敌视依然不能忽视,东欧剧变的教训犹在,此次阿拉伯变革又是一个例子,提醒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在开放发展的同时,提高抗击外部因素干扰的能力,加强对青年一代的教育,防止西方势力“和平演变”。再次,处理好青年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为本次剧变中的抗议军主力,活跃于推特、脸谱等各大新媒体的阿拉伯青年以极高的出镜率占据了国外学者分析动乱原因的各大版面,对经济和自由有着强烈诉求的青年在本次剧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为此,对于同样拥有大量年轻网民,微博、开心网等社交网络日益火热的中国而言,如何在年轻人中提升社会主义理想,充分利用好新媒体这种新的对话模式和监督模式,宣传主流价值,增强凝聚力是一项紧迫的挑战。

#### 参考文献:

- [1] 崔向升.一巴掌扇出阿拉伯革命? [N].青年参考,2011-5-13.
- [2][4][6][11] 尹陆克.什么撬动了阿拉伯变局[N].青年参考,2011-2-24.
- [3] 西方盼埃及动荡示威浪潮席卷中东 忧反美反以成为后患[N].环球时报,2011-1-30.
- [5] Moataz A. Fattah.Five reasons why Arab regimes are falling[N].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11-2-8.
- [7][9] 马晓霖.阿拉伯世纪巨变启示录[N].国际先驱导报,2011-4-9.

- [8][10] 新闻解读:茉莉花革命与地缘政治格局影响深远[EB/OL].凤凰卫视,2011-1-23/2011-6-7.
- [12] G8 千亿银弹 推中东民主[N].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5-27.
- [13]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in Egypt [EB/OL].<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cfm?piece=953>.2011-4-23/2011-7-6.
- [14] Noam Chomsky. The Arab world is on fire[N].The New York Time,2011-2-2.
- [15] Issandr El Amrani. Why Tunis, Why Cairo?[N].London Review of Books,2011-2-17.
- [16] Gideon Rachman .It's 1989, but we are the Russians[N].Financial Times,2011-4-4.
- [17] 本·拉登.阿拉伯民主和政治伊斯兰[N].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5-4.
- [18] 奥巴马关于美国对中东和北非政策的讲话[EB/OL].<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9923611/>.2011-5-19/2011-7-8.
- [19] US training quietly nurtured young Arab democrats[N].The Associated Press,2011-3-13.
- [20] The Second Arab Revolt: Winners and Losers [EB/OL].<http://www.iwallerstein.com/the-second-arab-revolt-winners-and-losers/>.2011-2-1/2011-6-7.

### Mohamed Bouazizis in the Arab World

#### ——The Influence and Inspiration of the Youth in the Arab Upheaval

Ma Liya

(Institute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Arab upheaval in early 2011, the discussions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were abundant.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Arab youth with great popul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upheaval.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se Arab youth and analyzes their impact and role in the upheaval. Arab youth became the main protesters because of skillful using of new media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livelihood issues such as high prices and high unemployment as well as political system and modernization process. Meanwhile, Arab youth have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to affect the Arab world'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other aspects and the future itself.

**Key words:** Arab Upheaval; Youth; Influence

责任编辑 姚胥正